

●李国文专栏●

# “陋室”上千年

□李国文



如果大家都抱定室无妨“陋”，可以“陋”，而德却必须“馨”，必定“馨”的宗旨，每个人一定会省去许多烦恼，世间一定会减少很多丑陋。

《陋室铭》堪称千古名篇，它的作者从来标明是唐刘禹锡，但也有有人考据出来，说不是他的作品，因为未曾收进最初编成的他的集子，故而存疑。不论是谁的文笔，能用八九十个字，写出这番精粹凝练、余味无穷的意境，是后来人势必折服的吧。

中国号称散文大国，汉魏以来，迄至明清，有别于诗赋的散文文体，巍然成为文学的主流。例如，唐宋八大家诗歌的成就，固然千古吟唱，家弦户诵，但他们更以著作论述的笔墨，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。一般提到韩、柳、欧、苏，都是先想到他们的文章，然后，才轮到各自的诗篇，这足以说明，散文在中国文学中的独特分量。

刘禹锡在唐代诗人中是较有影响的

的一位，诗胜于文，文章除了这篇《陋室铭》之外，余者寥寥。他历任唐顺宗、宪宗、文宗与武宗，曾为王叔文党，反对宦官擅权，属于“八司马案件”的主角之一，被流放连州。

刘禹锡在文学上很有成就，以诗名噪世。诸如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“山围故国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”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”等名句，直到今天，犹传唱不已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他的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句，毛主席非常推崇，常被报纸杂志引用。殊不知，他（姑且认为《陋室铭》是他的作品）这篇不足百字的短散文，却是千古绝唱，再无超越之作。

在创作散文的过程中，需要铺陈，更需要省略；需要丰满，更需要

删削；需要感情奔放，更需要字斟句酌。因此，散文写作中的优选萃取能力，最能表现作者的功力所在。“放”比“收”要容易，“简”比“繁”更困难，像《陋室铭》这样，不仅厚积薄发，博观约取，还具有言简意赅、思路明确、耐人回味的文采。其中情景交融、盎然而有趣的警句，令人有身临其境、形象逼真的体会。这篇文章不足百字，从“陋室”与“德馨”的统一中，写出了知识分子“淡泊以明志，宁静以致远”的精神追求以及甘于清贫，甘于寂寞，逃避庸俗，追求自我完善的心态，而且，还有榜样，近可自勉，具乐观精神，有奋斗追求，实在是一篇短小精悍、易读易懂的散文佳作。

散文与诗一样，易写难工。写散文的作者很多，能写出好散文的作者

甚少。自己说好，或雇两个帮手说自己好，是不算数的。尤其，像《陋室铭》这样谈精神与物质关系的命题，或者，还可以引申为研究物质变精神、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关系文章，放在别的作家手里，绝不能用这81个字就完美地表现出来。

古今文章，谈物质与精神者固多，但是，短如《陋室铭》者，却绝无仅有。冲这第一点，值得精读，学其为文之精。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更具有格外的现实意义。冲这第二点，就更值得读了，学其为人之本。要而言之，无非是物质固然非常重要，精神更应不懈追求。如果大家抱定室无妨“陋”，可以“陋”，而德却必须“馨”，必定“馨”的宗旨，每个人一定会省去许多烦恼，世间一定会减少很多丑陋。

# 理想同眠故乡

□张继合

## 独自叩门

省城往东，辛集市烈士陵园。菊花环绕，天气清阴，一对老夫妻终于完满地合葬了；著名学者、诗人公木先生，与刚过世的夫人吴翔，同眠在家乡土地上。

1950年2月，新中国的红旗飘扬，公木直接叫住吴翔说：咱俩结婚吧。没有任何犹豫，吴翔居然爽快地答应了。其实，彼此之间早有微妙的感觉，婚姻叩门，并不突然。

《公木全集》“自传”写道：“经过三年多秘密的有时是内心的恋爱的结合，日进中天，才真正体验到‘女人是男人的一半’。”新婚，公木“不惑”，吴翔未满25岁。有趣，公木居然不懂置办哪些大大小小的东西。吉林艺术学院旧址，一顿顿朴素的饭菜，打开了新婚之喜。

臧克家先生说：“我虽是大学中文系毕业，但连大门也未入，走了创作的路子。谈到经典著作研究，我给公木做个学生也未必及格；‘不知为不知’，这是我的真心话，绝非妄言。”做学问与过日子，压根两张皮。

新婚如此，弥留亦然。1998年秋，公木先生病重，吴翔说：结婚多年了，你有什么心里话？公木笑道：当然有。可惜，半天也拽不出半句。吴翔躲进客厅，公木先生站了许久，未了，还是一转身，走开了。

老习惯，吴翔始终尊称公木“张老师”，公木先生堪称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。研究、思考、创作是一回事，吐露情感则不擅长。夫妻对坐，无言地望望，挺好，很难“唠闲嗑”。

吴翔品性单纯，总替别人操心。她母亲早逝，父亲再婚。1946年春，细雨蒙蒙，凌晨，21岁的吴翔风风火火地赶到长春青年干校。临走，在木梳下，藏下简短的告别信。

吴翔，原名王凤兰，吴，“无”的谐音；翔，期望家国同心，自由飞翔。她遗传了父亲的书卷气，又沾染了海边姑娘的泼辣与洒脱，尽管不深刻，却早已熟读埃德加·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、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与毛泽东的《论联合政府》。吴翔，这个热情又探索的金州女子，勇敢站在白山黑土的人生舞台上。艾青先生道：“诗是人类向未来寄发的信息，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。”

# 铜雀春深

□刘江滨

暮春时节，草翠树青，万木葱茏，铜雀台掩映在浓绿之中。

脑海中不由浮现起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：“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此诗在季节上倒是应时应景，不过，今之铜雀台更准确地说是“金凤台”，至于“锁二乔”，只是风流诗人的浪漫绮想罢了。

铜雀台遗址在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建安十五年（公元210年），曹操在邺城以城墙为基筑“邺三台”，名铜雀、金虎、冰井。“金虎”后赵时期因避皇帝石虎名讳，改名“金凤”。铜雀台为核心主台，另两台前后拱之。明代之后铜雀、冰井二台皆废，独遗金凤台留存至今，但铜雀台名气太大，是三台的代名词称呼，所以，这里仍被习惯称作铜雀台。

临漳古称邺，记得上小学时有一篇课文《西门豹》，讲县令西门豹治邺，“河伯娶妻”的故事给我留下

深刻的印象。这河，即漳河。西晋时因讳愍帝司马邺改名临漳，北临漳河是也，古代的名讳传统弄得许多地名改来改去。邺城有“三国故地，六朝古都”之誉，曹魏、后赵、冉魏、前燕、东魏、北齐都曾都于此，当然，曹魏是开创者。金凤台前广场矗立着一尊曹操昂首握剑的雕像。

登上金凤台，上面有清代顺治年间依山而建的文昌阁，还有碑廊、瓦当、石础等文物，院内还有一棵葱郁的古槐。

站在金凤台北端的高台之上，往北瞭望，一片苍茫。这天的风奇大，从北方漫天遍野狂啸而来，吹得一边的大树枝摇曳。我使劲弓着身子，几乎站立不定，怪不得曹植诗曰“高台多悲风”，仿佛有意让我体验一番似的。我努力支撑住身体，看到了台下约八十米远的地方，有蜿蜒数百米长凸起地面五米左右的黄土青砖墙基，那就是铜

雀台遗址。历史就是过去，沧海桑田，陵谷变迁，两千年了，能有遗址留存已经很不错了。邺城繁华之时漳河在城北，如今漳河跑到南边去了。政权更迭，隋文帝杨坚一把火将邺城焚毁，以后漳河水又落井下石，伺机咆哮着将名闻天下的铜雀台夷为平地。不过，也得亏漳河的淹没，掩藏了它的一段地基，使遗址得以残留，不然，后人向何处凭吊？我正在凝神眺望间，有一排黑色的鸟在面前盘旋飞过，那鸟通体乌黑，不像麻雀，也不像乌鸦，我从来没见过，透着一丝神秘的气息，我脑海中忽然映现出汉朝官员的朝服，皂衣玄服。我脱口而出：看，汉魏的鸟！似乎它们从历史深处翩然飞来，流连寻觅那往日的繁华富丽。莫非，这些鸟就是铜雀台的“雀”？

《三国演义》写曹操某夜忽见一道金光从地而起，令人随光掘之，掘出一铜雀，以为吉祥之兆，于是乃造

铜雀台于漳河之上。铜雀，即铜制的鸟雀，古代常用于建筑之上，视为祥瑞之物。古歌有云：“长安城西有双阙，上有双铜雀。一鸣五谷成，再鸣五谷熟。”梁简文帝《和藉田诗》云：“鲙鱼显嘉瑞，铜雀应丰年。”建安十七年春，铜雀台落成之后，曹操率曹丕、曹植等一干人登台，命各作《登台赋》。史载，曹植才思敏捷，援笔立成，连曹操都甚为惊异，怪不得后人谢灵运赞其“才高八斗”呢。当然，曹丕也不遑相让，二人联袂奉献关于铜雀台的奇文华章，书写了一段同题作文的文坛佳话。从二人的赋中我们看到了铜雀台的壮丽模样：“登高台以骋望，好灵雀之丽媚。飞阁崛其特起，层楼俨以承天。”（曹丕）“建高殿之嵯峨兮，浮双阙乎太清。立冲天之华观兮，连飞阁乎西城。”（曹植）铜雀台的高大、雄伟、华美如在目前。铜雀台一侧还有铜雀园，登台游园、吟诗作文、唱和酬酢成为那时期文人们的



# “不知足”那条红线

□马 军

俗话说：“知足者常乐。”古今中外，反其道而行之的却不在少数。究其原因，即是知易行难。嘴上随时可说，但心上难过关。《庄子·则阳》讲“蜗角之争”的故事：“有国于蜗之左角者，曰触氏；有国于蜗之右角者，曰蛮氏。时相与争地而战，伏尸数万，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。”讲的是蜗牛的两个犄角分别居住着两个国家，左角名触氏，右角名蛮氏，为争夺土地连年争战，炮火连天，血流成河，胜者一方追杀了半个月才撤兵而回。

想象之大胆，联想之奇特，内涵之丰富，寓意之深刻，真令人拍案叫绝。多大点地方，多大点利益，然而，却能掀起滔天巨浪。其实，不论大小，只要它的源头物欲在膨胀，贪念在疯长，天地之间就不会有一日平静，也不会有一寸净土。老子曾告诫：“罪莫大于可欲，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。”罪恶没有大过

放纵欲望的了，祸患没有大过不知满足了，过失没有大过贪得无厌的了。肆无忌惮地放纵内心的贪念，不仅会毁掉自己，也会将好端端的世界毁于一旦。一个“贪”字，祸莫大焉。

春秋的智伯，对土地永不满足，抢了这一块，就开始寻思下一块。晋国有赵襄子、魏桓子、韩康子、范氏、智伯、中行氏六位上卿，只有他不择手段扩展自己。他先联合韩、赵、魏三家强占了中行氏的土地，又强迫韩康子割让一块封地。接着，又逼魏桓子割地给他。三位上卿都向他低头，使他的野心进一步膨胀，进而要求赵襄子割让两块地给他。赵襄子不肯，他便胁迫韩、魏两家一同讨伐赵襄子，结果，忍无可忍的赵襄子、韩康子、魏桓子联合起来，共同将他杀死。

唐朝的元载对权势和财富极为

疯狂，作为一朝宰相，可谓位极人臣，他却不知足，更不知止，独揽朝政，排除异己，植党营私，贪财纳贿，别墅冠绝百官，府邸艳姬如云。唐代宗念其任相多年，不忍看他不能善终，遂单独召见劝诫；他却执迷不悟，终至一朝倾覆，不只全家赐死，还连累父祖坟墓，被劈棺弃尸。

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，抄没其家产时，仅价格昂贵的胡椒就抄出八百石，即使他全府上下天天吃，也要吃上若干年。清人丁耀亢对此十分不解：“人生中寿六十，除去老幼少不堪之年，能快乐者四十多年耳。即极意温饱，亦不至食用胡椒八百石也。惟愚生贪，贪转生恶。黄金虽积，不救眼前风险，三窟徒营，难解排墙之危，事于此侪，亦大生怜悯矣。”几句话，暴露出这个愚蠢之人的本性。

俄罗斯有一则童话《渔夫和金

鱼的故事》，我国也有“人心不足蛇吞象”的典故，主题都是“祸莫大于不知足”。古今中外，无数血淋淋的教训说明，贪得无厌，永不知足，永不知止，最后不但输得一干二净，甚至还会丢了身家性命。

其实，历朝历代清醒的智慧之士，不乏其人。庄子曾劝诫道：“鹪鹩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”老子也说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”隋朝大儒王通，特作《止学》，告诫世人水满则溢、月圆则缺，凡事别走极端，要懂得适可而止，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懂得知足、知止，至少不会输得一败涂地。王通的门徒很多，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，在惊涛骇浪、险恶异常的晚清政坛上，能够功成名就，且善始善终，的确深得知足、知止的精髓。他一生奉行的就是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的原则，他常说：“人生之善止，可防危境出现，不因功名而贪欲，不因盛极而求妄。”



# “蟹诗”趣味

□路来森

画家画蟹者多多，如明代画家沈周、徐渭与陈淳，明末清初的傅山，清代画家郎葆辰、招子庸与任伯年等。画家画蟹，又喜欢题跋，题跋中又以诗为多，其诗，或图解，或言志，或讽喻世，情趣盎然，诗意横生。

明人徐渭画有一幅《黄甲图》：岩石之侧，水草疏疏，荷叶萧索，清秋之气，沛然淋漓；水中螃蟹一只，正奋力前行，笔法苍劲，倔强有力。画面题诗一首：“兀然有物气豪粗，莫问年来珠有无。养就孤标人不识，时来黄甲独传名。”

“黄甲”，专指螃蟹，通常是一种大螃蟹，也可指古代科举进士及第者的名单；而“传名”，则是指殿试揭晓唱名时的一种仪式。很显然，徐渭是以螃蟹自喻，托物言志：这只大“螃蟹”，豪气冲天，孤标特立，虽然暂时还“人不识”，但到了时来运转时，就一定会“独传名”——登大榜，传美名，居高位……

清代画家郎葆辰，以“水墨画蟹”著称于世，时人谓之“郎螃蟹”。

也因为善画螃蟹，郎葆辰与螃蟹的故事很多。担任御史时，曾上书请求皇帝维持“风化”，禁止妇女外出看戏，结果遭到妇女们的谩骂。于是，就有人写诗，讽刺郎葆辰：“卓午香车巷口多，珠帘高卷听笙歌。无端撞着郎螃蟹，惹得团圞一窝。”

“卓午”，就是正午，前两句是写女人争相看戏的境况。“团圞”，是母蟹，喻指女人；“郎螃蟹”，自是指郎葆辰了。后两句戏说二者相遇，闹作一团。诗，自然是“戏言”，不过，也见得郎葆辰行事之“愚”。好在，类似做法绝非郎葆辰为主调，毕竟他是一位画家，他为人耿直，性情洒脱，佳作很多。他画过一幅《蟹菊图》：蟹三四只，秋菊一两株，菊花灿然。题诗道：“东篱霜冷菊黄初，斗酒双螯小醉时。若使季鹰知此味，秋风应不忆鲈鱼。”

在此，郎葆辰把“持螯饮酒赏菊”，与晋人张翰“莼鲈之思”的典故引用于诗中，既扣住了“秋风起，蟹脚肥，菊花开，闻蟹来”的时令特点，

极言螃蟹之美味，又表达了自己淡泊名利的野逸之心。可见，蟹中有美味，蟹中有情趣，蟹中亦有志趣。

清人郑板桥有一首《题蟹诗》：“八爪横行四野惊，双螯舞动威风凌。孰知腹中空无物，蘸取姜醋伴酒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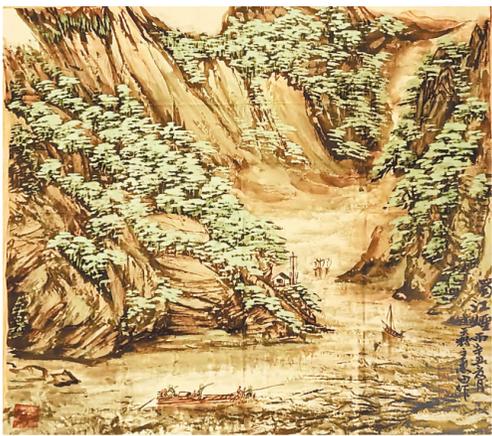
他托物寓意，讽刺那些横行霸道者、腹中空空者，纵是曾经横行四野、威风凛凛，最终，还是难免要做别人的下酒之物。他是在借螃蟹警世：莫横行，要腹中有物。

今人齐白石，以画虫鱼闻名于世，螃蟹也是其善画者之一。白石老人独出机杼，画出人意料的螃蟹。那幅《群蟹图》表现了一群螃蟹，从颠倒的竹笼中纷纷爬出，颠倒纵横，热闹非凡。

抗战初期，敌伪分子常以买画为名，骚扰白石老人；白石老人又不愿与之交往，于是，画了一幅《螃蟹图》，贴于门上。画面题诗写道：“老年画法没由来，别有西风见底秋。沧海扬尘洞庭渺，看君行到几时休。”诗以言志，“看君行到几时休”，表达

了白石老人坚定的信念，毕竟，入侵之敌横行不了多久了。

抗战胜利前夕，白石老人又画了一幅《螃蟹图》题诗道：“处处草泥香，行到何方好？昨岁见君多，今年见君少。”“草泥香”，暗喻敌人已然陷入“泥潭”之中；“今年见君少”，则暗喻敌人的日子已经不多多了。全诗对侵略者极尽讽刺，表明他们的灭亡之日，已近在咫尺。



马忠田作